

■ 玉渊杂谭

一则题为“我佛要你”的招聘启事在“围里”火了。如果不明真相,被这标题党一唬,还真以为又是哪家寺庙不守本分,跑出来整蛊作怪丢人现眼呢。这年头,但凡一个新兴概念被抛出来,总有一哄而上的那么一群人,像苍蝇一样紧跟死缠,最后究竟能不能分一杯羹还真不一定。而广东韶关东华禅寺这次玩“互联网+”就险些被当成了“苍蝇”。

仔细看过招聘内容——“有态度的产

品运营”之后,原来禅寺不是用微信“英雄帖”广招天下“和尚”,而是要招聘一个技术团队,负责APP、微信公众号、网站的日常运营,用新媒体传播佛教经典,弘扬佛法。这样一来,再看“英雄帖”里的动漫、流行语,顿觉够潮够“in”,十分可爱,就连容易产生联想的标题也显得独具匠心了。

当然,寺庙乃佛门清净地,平和庄严,现代技术元素的闯入总不免带来几

分喧闹和嘈杂感,让人有些难以接受,颇为不适。然而,回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从兽骨、龟甲,到竹简、绢帛、草纸,再到电报、电话、电视、互联网……哪一次新生的传播媒介不是变革性的?至于在当下,文化艺术与媒介的融合,大概也牵扯到一个传统质地与新兴技术的磨合过程,但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所有新的文化传播形式都是顺应历史潮流而生,并无违和感。

正因为寺庙僧人的主业是修行,用新媒体传播佛学文化的工作才需要有人负责。而如果不是东华禅寺利用微信平台发布了招贤纳士帖,他们也不可能短期之内收到4000多份求职简历,恰说明禅寺此举符合当下信息传播规律。正所谓“只是当时已惘然”,也许今天一则“我佛要你”的招聘启事多少还有些噱头成分,但假如再经过几百年往回看,就实属稀松平常得很。

文·杨雪

记得网上有个趣味帖,拿一些现在的社会现象,恶搞一千年以后的历史课本。虽是一种讽刺,但其中对iPhone的评价——“古代人比较原始的通讯工具,类似于现在的脑电波传输技术”却能给人一点启示。随着永不停步的技术发展将不断出现新奇的传播介质,为传统文化带来更多承载传播方式。那么,对于东华禅寺而言,只要能真正传播佛法,融入时代发展,既然“我佛要你”,那就来吧。

■ 影像空间

电影中的水墨意境

文·李宁

动画巨匠马克宣的溘然长逝,引发了众人对于中国动画电影的蓦然回首与扼腕叹息。《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牧笛》《三个和尚》《哪吒闹海》《山水情》……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唤醒美好记忆的同时,也见证着中国动画电影曾有过的黄金时代。

在中国故事片沉溺于华丽中空的古装世界与无病呻吟的青春怀旧,而以《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等为代表的动画片在幼稚的造型与剧情遮掩下大肆进行暴力叙事时,怀念马克宣和他的作品,显得如此恰如其分。

在中国悠远深厚的艺术传统中,“境生于象外”、含蓄蕴藉的“意境”是诸多艺术家孜孜以求的审美理想。而“水墨”作为中国而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法,不仅渗透着“玄化无言”“见素抱朴”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更以“运墨而五色具”的方式成为创制艺术意境的最佳途径,赢得了“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的至尊地位。

而自20世纪初电影艺术舶来之后,尽管长期以来被冠之以“影戏”之名,但这门瓦尔特·本雅明眼中的机械复制时代的代表性艺术似乎一直与中国艺术传统若即若离甚至格格不入。尤其是电影作为大众媒介所具有的强大意识形态宣教功能令其在百余年中国历史中扮演了复杂而偏离艺术本性的角色。因此,即便有《小城之春》《城南旧事》等电影在舒缓而诗意的影像中努力寻求东方式的修辞方式,追求含蓄深远的韵外之致,但“意境”这一传统中国艺术的崇高审美理想与审美标准,一直在电影艺术中影影绰绰,难以确认与辨析。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马克宣的动画电影尤其是水墨动画的价值所在:以水墨的方式在电影中追寻与创造意境,将西方艺术形式与中国艺术精神融合为一。

马克宣的动画世界是充满生命精神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里,山水有灵,万物有趣。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大本质特征,在于浓郁的视万物为一体的生命精神。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元气论”看来,“气”是世间万物生命的根基,是宇宙生生不息之根本,“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当对于“气”的认知运用到艺术创作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孕育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生命精神。马克宣的动画创作,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生命精神的濡染。《小蝌蚪找妈妈》里,虾、螃蟹、蝌蚪等小动物栩栩如生,流露出蓬勃勃勃的生命感。一花一世界,一只生动游走的蝌蚪,便能见出一个生机盎然的宇宙。《山水情》里,衣袂飘扬,潇洒磊落,枯木参差,山水相望,人与万物浑然一体,天地之间似乎有健动不息的生命荡乎其间,令人心生向往。

在这样元气淋漓的景象之中,我们感受到创作者饱满的主观情思,感受到了一种深邃的人生感、宇宙感乃至历史感,这正可谓艺术意境。这样的艺术世界,正是宗白华先生对于意境的经典描绘:“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样的灵境的形成,还得益于中国水墨画重要表现技法——虚实相生的运用。在《山水情》、《牧笛》等影像中,空白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计白当黑中,烟云流荡,岚气清新,形成了一种气氤氲的烟润之境。在这种“虚”与“实”的互动生发中,一种超越具体物象的韵外之致油然而生。

面对如此气韵生动却渐行渐远的水墨意境,我们无法不反思,不忧心忡忡。当代艺术如何发扬传统美学精神,这个看起来大而无边的问题,却是全球一体化与消费文化喧嚣的历史情境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当中国电影迷失在矫揉造作、浮躁喧哗、低级趣味之中时,我们应当记得电影也可以建构意境,应当记得马克宣这样的创作者在发扬中国艺术精神上的不懈努力。

斯人已逝,但愿那电影里悠远的水墨意境,不会是绝唱。



“水墨动画”的文化潜台词

文·胡一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动画叫做“卡通”了。余生也晚,不过在我看动画片的年代,它们还不叫“卡通”。前些年,著名动画导演马克宣先生故去。小伙伴们在朋友圈里纷纷转发链接,既是向艺术家致敬,也是致敬被艺术家装点的欢乐童年。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动画记忆,大半是马先生造就的。

时光真如白驹过隙,一晃眼的工夫,我女儿竟也到了看动画片的年纪。当年我和家长斗智斗勇,抢夺电视机开关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女儿已经俏生生地站在了我当年的立场上,而且立场之坚定、智谋之狡诈又远胜乃父。

我女儿看的动画片大部分来自网上,即便从电视台收看,也都有固定的时段和频道,较之当年,看动画片的唯一限制似乎只有不近人情的家长了。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父女两代人动画岁月的最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那个年代的动画片,以马先生的动画片为代表的,确实有一股浓郁的中国韵味在其中。流着鼻涕的小观众对这种韵味感觉朦胧,无法言说,但绝对能够体会,而且在长大的旅程中反复咀嚼、历久弥新。以我而言,看到青蛙或蝌蚪,就会想起《小蝌蚪找妈妈》,那是一幅多么充满艺术感的画啊,柔软的水草随着水波荡漾,小墨点般的蝌蚪摆动着细细的尾巴,急

匆匆地游来游去……而一谈起“三个和尚没水吃”,我眼前也会很自然地出现那三个高高矮矮,白眼、撇嘴表情丰富的和尚。

“动画”二字,比起纯粹音译的“卡通”来,在表意上要准确和传神的多。当然,无论动画是否改叫“卡通”,都无法改变其出生地在西方的事实。话又说回来,当下中国,早已没有什么纯而又纯的中华土货了。很多被贴上“传统”标签的东西,其实都是舶来品。比如,北京一度很流行坐人力车“胡同游”,旅游公司打着老北京的幌子揽客,不少游客也觉得这人力车是老北京的象征。不过,老固老矣,“北京”却未必,几十年前的老北京把唤它作“洋车”,骆驼祥子就是个“拉洋车的”。名字里既然带着个“洋”字,那肯定不是“土生土长”的了。

我想说的是,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泄气。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人类的思想学术、文化艺术一定是可以交流对话的。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也好,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个成员也罢,也都是在交流互鉴中才得以前进,那些永不与人交流的文明,一般都比较短命,现在只有到博物馆中去寻找了,有些甚至连博物馆中也找不到了。凡是爽快利落地在当下的文明,没有哪个不是全球文化交流的产物。更何况,当代世界已成一个扁平的地球村。因此,当我们论及某种文艺时,重要的不是它的出生地,以出生地划线更是糟糕之极的作法,真正值得人们思考和讨论的,是对文化交流所抱的态度。

回到动画片上来吧。很多人都已指出,马克宣先生的成功在于以本土的水墨,阐释了外来的动画,或者说,将外来的动画收纳于本土的水墨之内。这样,既在视听艺术繁荣的时代激活了水墨艺术,又为外来的艺术找到了符合国人口味的外衣。在我看来,马先生创作“水墨动画”,很难说是动画成就了水墨,还是水墨成就了动画,小而言之,水墨动画所给人的审美体验,是水

墨和动画互相成就的结果;大而言之,则是中西艺术的榫头接上之后产生的杰作。

应否以及如何参合中西,是近代以来知识界讨论不休的话题。而大师总是所见略同。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旧途径”,大体也是融汇中西、更造新文明之意。因为,和很多讲究“纯正”的宗教不同,道教里的神仙十分博杂,很接地气,街坊邻里的善人、医术高明的郎中,都有荣登仙位、享受供奉的希望。儒家的义理则不但不排外,且善于吸纳异文明而化之。这么说来,马先生的水墨动画,不就是陈先生所说“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之一,难道不是吗?



沧桑海龙囤(摄影)

王天定

词说文学史(16)

刘成群

采桑子·李贺

一泓海水杯中泻,鬼唱风飏,鬼雨淋漓,碧血飞霜染鬓丝。
衰兰送客咸阳道,举世无知,垂翅栖迟,地老天荒自咏诗。

采桑子·白居易

江头谁弄琵琶曲?一弄铮铮,再弄铿铿,怅触天涯离别情。
春风桃李秋风雨,燕莺莺莺,叶叶声声,梦向蓬莱证旧盟。

采桑子·元稹

古城楼影横空馆,旧日河汾,眉黛殷殷,《会真诗》就几度闻。
无身尚拟魂相赴,花近残春,梦里微薰,除却巫山不是云。

采桑子·刘禹锡

牡丹春发倾城色,伊洛云深,几许歌吟,国士道遥勇簪。
十年楚水枫林下,多少淋漓,陋室书琴,吹尽狂沙始到金。

采桑子·柳宗元

壮年上下观今古,《国语》春秋,敢复仇讐,忍作永贞毅棘牛。
惊风乱飏芙蓉水,百粤难留,有泪难收,北望中原万里愁。

采桑子·张籍

美人来去春江暖,见说吴乡,百里花香,梦醒窗外月如霜。
颇知秋冷民生困,疾苦凄凉,乐府辞章,穷瞎天常最老苍。

■ 武林科话

金庸小说中,瓜果蔬菜作为“龙套道具”,一直不为人所注意,然而细究起来,也特别有意思。

瓜果方面,简略统计有:乔峰在杏子林遭到逼宫;黄蓉用樱桃入菜,带着西瓜静室疗伤;买苹果送女儿;陈玄风送梅超风大桃子;裘千尺以枣续命;张君宝少室山采草莓;阿绣喂石破天吃柿子;丹青生喝过葡萄酒(必然已经有葡萄);喀丝丽到过哈密瓜。

而蔬菜方面就更多了:段誉和鸠摩智吃过辣椒;杨过吃过南瓜粥,小时候还偷过地瓜、红薯;程英、陆无双采过菱角;绝情谷擅长四道菜:青菜、豆腐、豆芽、冬菇;韦小宝吃过豌豆、蚕豆;狄云吃过空心菜;林平之吃过玉米。

如果从植物学来考量,以上这些瓜果蔬菜,有些会出现在小说中,有些则绝对不会登场亮相。

葡萄是当之无愧的“活化石”,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之一,650万年前就已经存活在地球上。中国引进葡萄大概在汉武帝时期(一说张骞,一说李广),“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距今已有2000年历史,《齐民要术》和《本草纲目》有着详尽的介绍。

紧随葡萄的,是本土的菱角。一万年



朱少华绘

前,菱角就在江南水乡茂盛生长,七千年前被驯化,至今河姆渡、马家浜、马王堆遗迹尚存。

杏、桃、李、栗、枣合称“五果”,夏商周时期就在中华大地广为人工种植,“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灵山之下,其木多杏”“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山海经》等文献多有记载,不表。

樱桃看着像舶来品,但其实在商代已经出现,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过樱桃种子。《礼记》将其称为“会桃”,唐宋词多见咏樱桃的篇章,留下“樱桃小口”这

句美丽的成语。

广东高要茅岗战国墓出土过柿子皮,可见其时柿子已经广为种植。

苹果有点复杂。湖北江陵战国墓发现苹果皮及其种子,但苹果在古代不叫“苹果”,而被称为“柰”,西汉时期汉武帝在皇家园林上林苑大肆种植,到了元代,真正意义上的苹果才开始从中亚引进,但只有皇室才有资格享用,“苹果”这个名字是明代中期才开始确定的。

豌豆、豆芽、蚕豆,都是汉初得到大发展的,和葡萄一样,距今有2000年悠久历史。

空心菜(蕹菜)最晚在晋代成为百姓家常蔬菜,稽含在《南方草木状》一书中记载:“利用苇筏漂浮水面,栽培蕹菜。”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无土栽培技术。

青菜最晚在南北朝的梁代出现,名医陶弘景称其“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毒。”看来彼时多半是药用植物而不是食用植物。

西瓜的来源十分曲折。《五代史》记载:“萧翰北归,有同州合阳县令胡峤为翰掌书记,随入契丹…后周广顺三年(按:公元953年),亡归中国,略能道其所见……自东京东去四十里……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

这一段宝贵的文献,确定了西瓜在五

代时期从回纥进入辽国。南宋建炎3年(公元1129年),宋使洪皓出使金国,被关押扣留15年,1143年洪皓秘密潜逃,带回西瓜种子,从此西瓜在江南广泛种植。这个故事记载在《松漠纪闻》里,令人感慨。

“瓜中之王”哈密瓜却有着4000年的栽培史,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里记载说:“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但到了康熙年间,哈密瓜才正式定名。以上这些瓜果蔬菜都在宋代之前问世,因此出现在金庸小说中是毫无问题的。然而,辣椒、玉米、红薯、地瓜、南瓜和草莓这些物事,却多少令人忍俊不禁。

历史,要牢记一个人的名字,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

1492年(明孝宗弘治5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掀开了世界历史、地理新篇章。哥伦布从美洲返回西班牙,带回了大量的新奇物品,其中包括玉米、红薯、辣椒、马铃薯等农作物,此后,这些美洲农作物逐渐从欧洲扩散到世界各地。玉米大概于1531年在中国广西登陆;红薯在万历年间流行全国;辣椒在明朝末年大肆推广;而马铃薯至今也不过300多年本土化历史。

南瓜的经历和玉米等物差不多,原产东南亚,16世纪进入浙江、福建,随即传遍

文·填下乌贼

中国。

最年轻的莫过于草莓。草莓原产南美智利,今日最常见的是大果凤梨草莓,是弗州草莓和智利草莓的杂交品种,1750年在法国培育成功(之前的都是小果野生种)。中国古代没有草莓,只有林从莓、东方莓、山地莓等野生种,且从未获得政府和百姓的关注。

1915年,一个俄罗斯侨民从莫斯科率先引进了5000株维多利亚草莓到黑龙江栽培,视为草莓进入中国的最先驱。此后,1918年有人从加拿大引进草莓;上海、河北陆续有洋传教士栽种草莓,由于味道甜美可口,营养丰富,种植简易,草莓迅速流行开来。也就是说,草莓在中国刚刚百年历史。

如果这么看的话,段誉是不可能吃到辣椒的(只能是花椒、胡椒),杨过也偷不到红薯和地瓜,他要煮南瓜粥给小龙女吃,只能找南瓜(倭瓜)代替;张君宝少年时在少室山,是肯定采不到草莓的;而林平之落难时啃玉米,则限定了《笑傲江湖》的发生年代在公元1531年以后,而据前文考证,青城派灭福威镖局满门在公元1544年春,此时距离玉米登陆中华已经有13年之久,想必民间已经开始广为种植,小白脸林平之才不至于饿死街头,他应该感谢哥伦布先生的无私奉献。